

生命最后10天,她知道了这世间有大爱

看守所38个号房的押犯,没有不知道迪月娥的。她从暂押号到重刑号再到死刑号,一路恶迹,空前的狱霸。每隔几天她就会被罚趟镣,在两排号房中间哗啦啦地走来走去,五大三粗的凶猛相,脚腕鲜血直流,还是咧着大嘴笑。她8岁死了娘,9岁被继父卖给江湖客,流浪艺也百般受辱6年,15岁逃脱魔掌自己坑蒙拐骗,18岁入了黑道,不久成了大魔头,22岁背着三条人命被通缉三年……

有人说,生和死,对她来说是一个样。

那天,已到死刑号的她再次趟镣,这次是骂了狱警,跑了很久。一个女警跑来了,让她停下,然后蹲下身看她的脚腕儿,站起来朝一边监视的狱警吼:“谁让她这么趟镣的?你还有人性没有?”那狱警说:“好好好,交给你了!”说着将钥匙丢给她,走了。迪月娥倒红了脸,憨笑了一下。女警打开镣,扶迪月娥回号,说:“好好的,少受点罪。”

这个女警名叫刘朝艳,一直负责接见室,刚被调任管死

刑号,现在,她是迪月娥的管教了。狱警们都明白,管死刑号是个不出功果的活儿,已被判处死刑的犯人,没有机会再想重新做人,也就不会再有悔过立功的表现,管死刑号的狱警,如果想轻松,就只需用特殊措施让犯人在执行死刑前自己死掉就行了。可刘管教不这么想。

刘管教回管教室先打电话叫监狱给迪月娥疗伤,又挨个儿找重刑号女犯谈话。

管教室就在小院内,刘管教晚上没有回家。她知道,迪月娥在各号房都是牢头狱霸的崇拜人物,晚上必有叫号“安慰”的和“空投”送东西的,这对全体押犯影响很大。她去了死刑号。迪月娥在大铺上躺着抽烟,负责看守她的小拘役犯人就在一角警报器下面坐着。迪月娥灭了烟坐了起来,苦笑。刘管教在大铺边上坐下来,看迪月娥脚上的伤,取了她的镣,换上手铐。迪月娥傻笑着说:“嘻嘻,没人对我好过,你对我好,我有点受不了……我只有这十来天了,你就让我再任性一回……我

又不想给你找麻烦,你就让别的管教来管我吧……”

就在这时,狱警巡号的空当,两边号里有人扒后窗叫号:“迪姐好样的……”“迪姐需要什么说一声……”刘管教叹了一声,取出一条烟给迪月娥,说:“我这烟是干净的。”迪月娥也叹了一声,看后窗。那边还在叫号。刘管教说:“你去回个话吧。”迪月娥起身,小拘役赶紧将几床被子摞起放在后窗下,迪月娥踩上去对着后窗吼:“刘管教在这里,都给我老实点!”就一句,两边都静下来了。

这一天,是看守所从未有过的安静夜。

第二天就有狱警纳闷:“怪了,迪月娥怎么不闹号了?”

刘管教心里很痛。这痛是迪月娥那傻笑让她产生的,20多岁的孩子,一笑还有一股憨沉气。她犯的是必死的死罪,但她绝非深沉理性之人,是无知和恶习将她捏扁了,十多年,从没人想过怎样将她捏圆。她还有十多天的生命,让她清醒着走,还是糊涂着走,

意义绝不相同。

刘管教觉得迪月娥的病根是“失爱症”,从小的太多惨遇,让她认定这世上没有爱,只有恨。刘管教想到了一个办法,她骑车满市去寻找一个男孩。这个男孩是她和重刑号女犯谈话时听到的,是迪月娥唯一爱过的男孩,一个打工仔。刘管教觉得,她在号里能对密友说出来的人,肯定是她牵挂的人。第二天,男孩找到了。刘管教很吃惊,男孩很老实,所有人都不会相信迪月娥会有这样的朋友。她问起迪月娥时,男孩哭了:“阿姨,其实她心里一直想学好,她爱我,她说有钱了就带我走……可



我怕她,我知道她所做的事后,跑了……我对不起她……”刘管教问:“我想知道,你爱过她没有?”男孩大声说:“爱过,真的爱过!可我没办法救她……”刘管教说:“你可以救她,可以让她有所爱地走……”她让男孩第二天去看迪月娥,把心里的话给她。男孩答应了。

第二天,男孩来所后,刘管教去带迪月娥,说有人来看她。迪月娥不信,刘管教说:“你不信的事,可能才是真的。”

从不掉泪的迪月娥,一见男孩就哭了起来,一边扑打他一边说:“你不爱我,还看我干啥?我都要死了……”男孩

哭着说了许多,他爱她,真的爱她……迪月娥惊呆了,大哭起来……

外边许多狱警都流泪了,谁也没想到,迪月娥有过爱,而且是一个好男孩!

接下来,每天刘管教去看迪月娥时,迪月娥都是在铺边静坐着,见她就羞羞地一笑,话也不多了,脸上的凶气全没有了,完全是一个文静腼腆的小女孩。

最后一天,迪月娥被带出号房时,对刘管教说:“谢谢你,阿姨!”刘管教一下子泪流满面。

迪月娥被带走后,小拘役让刘管教看一样东西。小拘役给牢壁上泼了一盆水,牢壁上立刻显出一行用肥皂磨出的大字:“刘阿姨,我错了!我想活!这世上还有爱!他的,阿姨的……”

所长知道了这件事,带着狱警和全体押犯轮番看那牢壁上的留言,不少犯人都哭了,是清醒悔过的哭。生死莫及,爱能走到,当爱走进心灵,还有什么症结不能融化的?

(来源:现代女报)

盛夏的追忆

街上满是送高考的父母,警察骑着摩托,不停地左摇右晃在停滞的车流人流间穿行。在一个速度的世界里,时间变得短暂。同样是那样明艳的夏日阳光,马达的轰鸣,掩去了枝头的蝉鸣。

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季,天似乎比现在要蓝得多,一切都铺陈在明亮的阳光里。我插队的那个苏北的生产队,习惯是农忙时吃三顿,农闲时吃两顿。

生产队长是个敦实黝黑的汉子,有一个让人终生难忘的外号,叫“尿素”。他们家孩子多,没有那么多布票买布,于是他借芝麻官之权将装尿素的编织袋从中剪开一个叉,便成了一条大裤衩,虽说是编织袋,但经这么一改装,远看还真像城里人穿的西装短裤。唯一的缺点是臀部印着“尿素”两个大字,这玩意没法洗掉,于是,一到夏天,队长家从老到小,一水的“尿素”短裤。

有一公社来人找队长,问村里人队长在哪儿?被问的那位用手一指:“尿素”。队长当时正撅着屁股收拾农具,社里来人一看乐了,随即大喊:尿素队长。就这么,尿素就叫开了。就是这位尿素,把我和哥们“真理”送去县里参加刚刚恢复的高考,路上不停地唠叨:“这就是考秀才呐,考上了就能当官了,当了官可别忘了我们这里,以后还要帮着照应你家侄儿们。”

“真理”是我同一届知青,个头矮小,精瘦,戴着一副黑框眼镜,有点执著,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:真理开始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。别看他体积极小,但却是不折不扣的“大霸王”,有一回,生产队杀猪,真理从烧开水开始就在灶边转悠,尿素笑着骂道:“平时出工不出活,吃肉时候就像狼似的。就你那小身板,二斤猪肉准摆倒。”真理不服气:“你拿二斤肉我吃给你看!”

知青跟着起哄,尿素被逼急了:“二斤猪肉摆这儿,吃饱了,算白送,吃不下,你小子光着屁股在村里跑一圈。”真理咽着口水,眼睛盯着猪肉,想都没想就应了。二斤红烧肉,泡在半碗透明的猪油里,真理狼吞虎咽地吃起来,毕竟猪肉不是青菜,真理最终没能吞下那最后的一块,当真光着屁股绕着村子跑了一圈。当时农民夏天省灯钱,大多借着浅浅的月光和星光照明,真理从锅底抹了一把锅灰往下半身一涂,远看像一条黑色的半截短裤。算起来,那该是最早的裸奔和人体彩绘了吧。那时有一句名言:真理总是赤裸裸的,所以真理这个名字就落下了。

记得收黄花菜的一天下午,邮递员送来了我的录取通知书。

尿素好像比我还高兴,嚷嚷着要庆贺一番,于是七八个人一起去镇上拼拼凑凑吃了一锅雁鹅汤,那是我一生中吃得最饱的一次。原来以为吃

不饱很痛苦,其实吃饱了也一样痛苦,肚子胀得紧绷绷的,不得不闲逛消食。

回村的路不太远,月光淡淡的,七八颗星天外,映衬着丰年稻花,伴着蛙鸣,我那双不争气的解放鞋也应和起来,开口越来越大,鞋帮和鞋底终于走到了分家的地步。倘在白天,光脚走路也没什么,可晚上看不清,一脚踩上尖石子钻心地疼。我只好停下脚步,解下鞋带,把鞋底鞋帮捆在一起,可是,没走两步就又散了架。快到村口有一个鞋铺,老板娘坐在油灯旁正修着鞋,当我挨到门边,一摸兜才发现,钱已奉献给晚餐了。正胡思乱想着,老板娘抬头看见我,目光从我脸上自然下移到脚上,她放下手里的活,伸出手来,示意我把鞋脱给她,我尴尬至极,手忙脚乱地脱下鞋,鞋底和鞋面嘲笑我似的张开大嘴。她笑了,就着灯低下头纳起鞋底和鞋帮,因为用力,额头渗

出细细的小汗珠,补好鞋,她才用布袖拭了拭额上的汗说:“你就是那个考中的秀才吧。”边说边将连夜好的解放鞋放在我脚下,转过身去,对身边的小女孩说:“要用功,长大像这位大哥哥一样有出息。”我双手紧张得攥成拳,刚想把编好的理由说给她,她却一摆手,说:“不要钱,我们要关门了。”我惊呆了,木木地退出门,连声谢谢也没说。门轻轻地合上了,我一步一步地向村里走去,如豆的灯光透过窗扉照着我前行的路,那一张充满青春气息的清秀的脸始终萦绕在眼前,挥之不去。

盛夏是个聚散两依依的季节,命运让每个人从此走上各自的路,一代一代,生存生长,可无论形容老去,物是人非,每人的青春中都会有那么一个盛夏,那美好的人和事,被锁在你心底的一个小匣,滋味别样长。

(黄进)

那一盘石磨

她从小就爱喝豆浆,但自从毕业被分配到一处偏远的乡村小学后,就再也喝不到又香又浓的豆浆了。

这时,苦苦追求了她两年的他,竟然从一个条件相对好的乡镇调到了她所在的学校,那时他们毕业还不到一个月,属非常调动。她明白,为了自己,他真是煞费苦心,但她没有动心,相反却为此苦恼。面对他的爱情攻势,她选择了沉默和回避,整天冷着一张脸,对他爱理不理的,虽然他们是同班同学。

当然,最令她苦恼的还是小学的艰苦。这儿不比城市,吃住都很简陋,尤其是喝不到豆浆,天天喝玉米面粥,喝得人一点儿胃口都没有了。她曾

他说明来意,老人起身带他来到后院,那儿摞着很多已加工好的石磨。他看了看,失望地摇摇头,都太大。他比画着对老人说,有没有小的?用来磨豆浆的,越小越好。老人说,家中倒有一盘,但那是别人预订的,你看看吧,如果合适的话我再给你端一盘。

在老人的屋里,他看到了一盘小巧精致的石磨,只瞄一眼就喜欢上了。说了一大堆好话,又多加了一些钱,终于成交。他心花怒放,用草绳仔细地将石磨捆好,用手提着,匆匆赶到了车站,谁知末班车已经开走。他有些蒙,随即毅然决定步行提着石磨回去。

一路打听着,他找到了那个小小的村子,刚到村口,就听到了叮叮当当的声音。他循声来到一座简陋的院落前,见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,正在院子里用凿子加工一盘石磨。听

他艰难地走着。远路无轻载,走了有五六里路,他只觉得那石磨像一座山,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。他坐在路边歇了一会儿,想出一个办法,把草绳解开,打了一个结,将石磨背在肩上,继续前进。

当他回到学校的时候,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,他背着石磨足足走了50多里路。她还没睡,正跟同宿舍的一个女孩在值班室看电视。他叫开门,背着石磨就进了屋,满是灰尘的脸红扑扑的,凌乱的头发已被汗水浸湿。两个女孩子愣住了,吃惊地看着他。他将肩上的石磨放下,看着她,傻呵呵地说:“这下好了,你可以喝上豆浆了。”

那一瞬,她惊讶地张大了

嘴巴,看着他,嘴角抖动着,却说不出一个字。她做梦都没有想到,为了她的一句话,他竟然走了那么远的路为她背回了一盘小石磨。她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涌出来,久闭的心扉终于对他敞开……

她是我妻子的同窗密友,去年与丈夫双双调进了城里,他们的儿子已经9岁了,一个很可爱的小家伙。有一天晚上,我们一家三口去他家玩,闲谈中,他当笑话想起了当年那盘石磨的故事。她就笑,说:“你们不知道,当时他的样子有多傻!背着一盘石磨,就像是逃难的……”他就傻呵呵地笑,眼里满是幸福的光芒……

(周衍辉 来源:37°女人)

最近一次见到他们是在商店。他买了许多早点和青菜,他说他要出差,为她准备点吃的,省得她跑腿,上班挺辛苦的。她给他买了一个旅行水杯和面包、榨菜、火腿肠等食品,她说他不知道照顾自己,给他路上用。他们又是手拉手,说说笑笑离开了商店。

她说:“爱,不需要什么誓言,一句体贴的话、一个关爱的动作、一个理解的眼神就足够了。”他说:“爱,需要语言,但更重要的是心里要装着对方。”

(赵盛基 来源:重庆晚报)